

## 法轮功问题是看清中共本质的试金石

【明慧网】最近发现不少人（包括一些人权律师）对中共的“法制梦”、“宪政梦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寄予了希望，陶醉其中，以为“这一次是真的”了，情愿相信它数十年来对中国民众、法轮功学员所犯下的滔天罪行、深重罪业，只不过是“党内一小撮的‘个别行为’”，以为“法制中国”就在眼前。中共会给中国带来真正的法制吗？看清中共的实质就不难解开这个疑问。

### 法轮功问题就是人们看清中共的试金石

其实法轮功问题就是人们看清中共的试金石。中共新一届政府接手政权时间已不算太短，它们对待法轮功学员如何？残酷迫害停止了吗？对这些合法公民、善良民众的抓捕、酷刑，判刑，有增无减，活摘器官照样进行，过程中中共各级公检法人员依然大量违法、大量犯罪……事实已表明，这么多年，就是邪党在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，迫害已不只是邪党某一派或个别人的行为，邪党内部未参与迫害的，但他们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默许纵容，不作为的同样在犯罪，同样难逃罪责。所以我们对邪党的任何幻想都是做理智不清醒的迷梦。都是在加持这个邪党的邪恶能量，让它苟延残喘，继续迫害和欺骗中国民众。

而那些在一线“犯罪”的中共各级公检法人员，中共利用他们践踏法制，迫害良善，是真正在害他们，因为有比普通人较稳定的“饭碗”，有违法犯罪后诱人的蝇头小利，错觉中他们真的以为自己是中共践踏法律法制的受益者，却不知道，他们只不过是中共利用的工具，和早已选定的“替罪羊”，一旦党要缓解危机，为“平民愤”，党一定会把他们出卖得干干净净，要记住一点：党不会给中国带来真正的法制，也不讲法律，但是它会利用法律，你犯下了这么多证据确凿的罪行，不“依法”出卖你出卖谁呢？



中共的《公务员法》第九章第五十四条规定：“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，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。”原来这是为中共利用的“替罪羊”量身定制的。

所以那些知法犯法、执法犯法的中共各级公检法人员，是不是邪党最大的受害者呢？中共给他们的是没有任何希望的绝路和死路。

### 希望之路在何方？

但是并不是完全无路可走，这里有一条希望的路：认清这个邪党的本质，看清这个“党妈”原来是吃人的

“狼外婆”，是真正在害自己，把自己往绝路上逼，把自己拖为陪葬……才能使自己清醒，才能使自己从内心脱离这个邪党，摆脱恐惧、仇恨和欺骗，拥有正常、独立、完整的人格……《九评共产党》能帮助你做到这一点。

如何对待法轮功，这是看清中共本质的试金石。近十四年的时间，这个测试早已水落石出，铁板钉钉，就等盖棺下葬了——中共因为迫害法轮功，已经注定了覆灭的下场，现在所做的一切，无非是还能拖延多少天而已。

我们应当放弃一切对邪党的幻想，勇敢的面对法轮功真相，从根本上摆脱“党文化”的桎梏，从思想深处清除对共产邪灵的恐惧和希冀，找回真正的自己，勇敢的退出中共党、团、队组织，远离中共邪党的罪恶和灾难。当更多的人做到这一点时，那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走出迷梦、噩梦，迎来希望、美好和光明的时刻。（文 / 梦醒 郑岩）◇



【图片报道】首届马来西亚女子马拉松(Malaysia Women Marathon 2013)于二零一三年四月七日，在雪兰莪州首府莎阿南i-City正式开跑，这项由马来西亚铁人有限公司(Ironman Malaysia Sdn Bhd)主办、莎阿南市议会(Shah Alam City Council)支持的马拉松赛，吸引了两千位女士报名参加三项不同路程的竞赛。比赛当天，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受邀出席进行演奏，与此同时，主办单位也安排一个摊位给法轮功学员弘法，向民众介绍法轮功。

天国乐团负责人苏女士形容当天情况表示，当马拉松选手们听到天国乐团所演奏的音乐时，她们非常开心，直到来到天国乐团跟前，连连拍手叫好，她们很热情，不停的用英文表示做得好、做得好、谢谢你们，反应非常热烈。有选手暂停脚步，拿手机拍照，或与天国乐团合影，以留下这珍贵的一刻。



# 云南省巍山县苏慧芝遭四年冤狱迫害

苏慧芝,今年 59 岁,家住云南省大理市巍山县,原先是巍山县建筑公司的工人。年轻时丈夫就去世了,一人承担起家庭的重担,上有一个老婆婆,下有两个女儿。从建筑公司失业后,全靠苏慧芝一个人四处打工维持生活,超负荷的劳动使身体虚弱,生活压力很重。1997 年修炼大法后,心情舒畅性格开朗,象换了一个人一样,同时她将法轮大法的美好传遍整个巍山县的大小村庄。然而,中共开始迫害后,苏慧芝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冤狱四年,回家之后,又遭巍山县六一零主任不断骚扰、盯梢。以下是苏慧芝自述其遭受中共迫害的经历。

1999 年 7 月,中共迫害法轮功初期,巍山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郭家信、巍山县六一零主任赵志敏就到我家来威胁,叫我放弃修炼法轮功,如果再继续下去就不客气。随着电视、报纸了铺天盖地对法轮功的造谣诬蔑,巍山县南诏镇书记康晋星三天两头就来找我,有时候一天还跑两三次,威胁我不许集中所有巍山县的法轮功学员,还要说出巍山县所有炼功点辅导员学员的名字。郭家信、赵志敏也三番两次来骚扰我,甚至还拿着手铐来,晃荡着手铐说如果再修炼法轮功就要送进去了,我的老婆婆被吓得高血压,两个孩子也被吓哭了。

巍山县电视台就将文化局的人去我书店拍的录像在电视上播放,加上郭家信、赵志敏这帮人三天两头的到我家来骚扰我,逼得我全家鸡犬不宁,我的书店被迫关门,一家人失去了经济来源,我只有四处打工。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了一年半,我实在忍受不了郭家信、赵志敏对我及家人的骚扰,就离开家乡到昆明打工。

2001 年 6 月 19 日,我在昆明被几个便衣绑架,我被劫持到昆明市官渡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,劫持我的警察是李候君、木建忠,对我非法审讯,问我是哪里人,还有别的什么人,我不说,一个便衣就打我耳光,之后又揪着我的头发靠到墙上照相,说要将我的照片发到各地公安局,查我是什么人。当晚就给我关在办公室大厅里,不让我睡觉,也不给东西吃。还换了几拨警察轮番审问。

第二天早上又逼我说出我是哪里人,姓名地址,我还是不说,就将我送到收容所,呆了两天,第四天查出我是巍山的人,巍山县国保大队队长郭家信,县六一零主任赵志敏就到昆明来将我带回巍山。把我关进巍山县戒毒所,关了将近一个月。七月四日郭家信、赵志敏将我用手铐铐着,把我送到昆明市大板桥女子劳教所,非法劳教三年。在劳教所我被强制做奴工,做一次性卫生筷子,包装筷子,加工手套,缝制手工艺品的花生、玉米。这期间,官渡公安分局的李候君和木建忠还经常到劳教所提审我。我在劳教所呆了一百多天,出现高血压的症状,同时手抖、头摇,站都站不稳了。劳教所就通知家属对我保外就医,我就回到巍山老家。

回家后,县国保大队队长郭家信、六一零赵志敏、县公安局劳教科刘洪会到家里骚扰,并让我每月给他们做思想汇报。那段时间,我一出门就会有便衣跟踪我。

## 冤狱四年

2005 年 1 月 1 日,昆明市官渡公安分局的李候君、木建忠还有一个警察到巍山县我的家里非法抄家,抄家后,就将我带到巍山南诏公安分局非法审讯,将我两只手反手铐在背后,让我说出巍山县各个炼功点的辅导员,还有多少人修炼,真相资料从哪里来。我都不说。官渡公安分局的人还打我,当时七、八个人围着我又吼又叫,叫嚣我不说的话就打我。之后,将我铐在椅子上铐了一晚上。

2005 年 3 月 4 日,巍山县法院对我非法开庭,审判长是左兆明,审判员:孟增祥、王明晖,书记员童青玲。开庭那天,法院都没有通知我的家属,是秘密开庭,法官问我为什么修炼法轮功?我说我这一生命运坎坷,是法轮大法救了我,法轮大法是我这一生要找寻的,我就走这条路,修炼大法后,我身体也好了,我没有犯法,更没有破坏法律实施。3 月 7 日巍山县法院(2005)巍刑初字第 25 号刑事判决书对我诬判四年。

拿到判决书的第三天,我就被送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,先将我送到集训监区,每天坐小板凳,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点钟,我坐小板凳坐了两三个月。晚上睡觉的时间很少,有时候睡下去了,还要被叫起来,狱警逼迫我放弃修炼法轮功。

之后,我被转到第五监区,每天高强度的做奴工,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,晚上十点多才让睡觉,每天十四、五个小时的强制奴工,不准和别人讲话,干不动了也不准抬头,我被分在缝纫组,剪衣服上的线头,整理半成品,做手工,串珠子,缝包包上的装饰品、衣服上的装饰。因为高强度的奴工,一年多后,我在车间休克,昏倒在地。警察怕担责任,将我送到监狱医院,两个多小时后,我苏醒过来,医院知道我是疲劳过度,就给我吸氧,即使这样,警察还总是将我叫去逼迫我放弃修炼。三天后,我又被强行送到车间继续做奴工。

2007 年 12 月 31 日,我从监狱回家。巍山县六一零主任换成苏坤生,我出狱那天,苏坤生以及南诏镇书记马勋将我接回家。

回家后,苏坤生和六一零副主任石春秀每个月都来家里骚扰一次,一直持续到 2012 年上半年。巍山县日升街办事处的人员、警察退休的人员还会跟踪、盯梢。◇

## 大家谈 “党纪国法”

中国人从小就听熟了“党纪国法”一词,在中国,“党纪”被摆在“国法”之上,一切与中共意识形态不同的事物,都可以被中共冠以“违法”,成为其打压的对象。在过去六十多年里,中共反右、大跃进、文革、六四、迫害法轮功,八千万中国人被害死。今天中共治下的社会,贪污腐败成风,道德沦丧到了极点。

很多人都认识到,无神论的中共其实是个流氓黑帮组织,说白了,“党纪”就是其组织的“帮规”。一个黑帮的“帮规”凌驾在法律之上,成了所谓的“法律准绳”;这个黑帮的意志成了判断是非、善恶的标准。这与法律的原本——神维护人间的公平与正义的旨意完全相悖。所谓的“国法”,只不过是“党”整人的工具而已。◇